

那山那水弹痕深

□ 刘枫

从国道530线,由西往东行,至彭泽县马当镇湖西村境内,在钱家山下的路口边,蓬乱的茅草掩盖之下,有一座水泥钢筋浇筑的碉堡。顺着大路再往东行,到龙王塘山角、背后山脚、刘家屋后、斜山尾、排山口,沿途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碉堡。

说起这些碉堡,在湖西一带百姓心中,有一种难以抹去的遗憾和疼痛。

1937年,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、南京等大片国土,国民政府为保卫大武汉,在长江沿线构筑防线。马当要塞就是当时非常倚重的一道重要防线。为了防止日寇溯长江而上,国民政府组织构筑马当要塞防线。在长江里沉船阻塞航道,设置水底阻塞线,以阻断敌人进犯的水路;在马当山修建了三座炮台,控制江面和长江以北大片洲地。在马当山以东10公里的湖西灰山娘娘庙山顶和16公里的香山上,修筑两座大型炮台,在长山、黄山、牛矶等地都构建了防守阵地,点线相连,控制江面。湖西村北边灰山顶上的炮台,是一块圆形的场地,水泥浇筑,有3个固定炮位,炮口指向江面。从山下的大马路,沿山修建小马路,连接灰山炮台,便于拉大炮和炮弹上山。又在从香口往彭泽的马路两边,都建有碉堡,这些碉堡或北或南,像无数把铁钳一样,夹紧大马路,阻断敌人进犯的陆路。可以说,这样的军事设置,等于是为马当要塞筑上了坚固的屏障。

建那些碉堡用的水泥和螺纹钢,都是德国生产的。碉堡的墙体有尺把厚,钢筋、石子、水泥混合浇筑。平顶上面再覆盖土石,外面是圆柱体形,里面空间不小,战时最多可容得下两个班兵员和武器弹药。距离地面人把高的位置,面朝马路方向,留有外宽内窄的扇形机枪射口。机枪口上方,还浇筑了横檐。靠近山体一侧,开有门洞,门洞紧连着环山挖成的堑壕,便于兵员和弹药隐蔽输送。

老辈人传说,在修建这些碉堡时,附近村庄的男子,基本都被拉夫,来挖山平基运料。让人惊奇的是,背后山脚的碉堡挖地基时,有水流喷出,再挖,竟然挖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。当时,纷纷传言,说这是挖了龙脉,何家士绅站出来,这是金鲤翻身,保家卫国。

按理说,这些坚固的堡垒,在抗击日寇侵略时能发挥很好的阻击作用。但是非常可惜又可恨的是,马当要塞有一位愚蠢又草包的守军司令。当时他把江防当儿戏,当日寇进攻时,从彭泽派去支持香山炮台的援军,畏战怕死,放着直通的大路不走,偏从太湖湖南岸的山地间缓慢推进。1938年6月24日,日军先后攻占了黄山、香山、香口等阵地,26日拂晓,日军攻占了灰山炮台,继而沿公路直上,向马当方向进攻。对沿线的碉堡,日军先用炮火强轰,坚固的碉堡墙体,留下数不清的弹痕和缺口,有些机枪口的横檐被炸塌一半,有些碉堡的平顶被炸出深窝,但这些碉堡始终没能被日寇全部炸毁。见仍不能攻下,丧心病狂的侵略者就发射毒气弹,守军全部牺牲,碉堡阵地失守。

排山口那个碉堡被日军炸得最惨。日军从牛矶登陆后,沿公路西进。排山口碉堡成为首当其冲的阵地。中国守军奋死抵抗,日军把更多的炮火倾泻到排山口碉堡。碉堡被炸破,中国守军依然在抵抗,最后,日军施放了毒气弹,中国守军全部壮烈牺牲。

特别令人气愤和心疼的是,日本鬼子在占领公路沿线村庄后,说这些碉堡阻碍了他们的行进,对沿线村庄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。在湖西村的新屋里、中老屋等几个村庄,日寇把村民关进大房子里,放火烧死。在钱家山刺树湾,日寇把附近村民抓来,集中在山谷里,用机枪扫射,可怜村民横尸山野,血流成河。

今天当我们再看到那些烙印在碉堡墙体的弹痕,犹能想到当年抗击日寇的硝烟燃起。我不禁想到,守住江山、阻止外敌,不仅要有坚固的堡垒阵地,更要有坚强的意志和面对强敌拼死抵抗的牺牲精神。湖西的碉堡群,既见证了抗战的不平凡历史,更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它们时刻在警示我们,要不忘国耻,努力奋斗,振兴中华。

探访北岭副使庙

□ 钟新强

九岭山脉中段,有北岭山,海拔千米余,半山腰处有座副使庙,当地人称之为副爷殿。

夏日,文友相邀探访副使庙。过了石门楼镇的三联村屋场后,车子一路爬坡,旋转而上,两旁有齐齐整整的青松,擎着绿盖,一路迎迓。

副使庙外形如老祠堂,坐北面南,青砖黛瓦,翘角飞檐。大门如牌坊造型。门头匾额红边框白底黑字,书“副使庙”三个大字。大门为石柱砌成。楹联黑底金字,云:“青山挹秀神明点化为仙境,古庙生辉信众尊崇是圣坛。”

副使庙外有人来接待我们,满面春风,有如亲人。才进庙内,虽是炎夏,遍山青松筛送细细凉风,顿生清凉。

进入庙内第一重,我们放低身段,心怀谦恭。因为要从低矮的戏台下走过,不由人不低头。过了戏台,便是天井,此为第二重。新鲜的天光垂落下来。天井里立有香炉,石头雕花,香火熏染,颇有古意。

再进去,便是上堂,为第三重。上堂开阔,可以安放几张八仙桌。这时,一只黄蝴蝶翩跹引领我们拜见副使神像。神案上,端坐的是主神杨副使和他的兄弟们。主神坐在中间,引人注目。木头雕刻的神像,大写意的手法,剑眉,巨目,双眸炯炯,英气勃勃,头颅大,身子小,高不过两尺,显得有点卡通的味道。他身披红布袍,露出盔甲,可见是一员武将。

香案上,红烛辉煌,香雾袅袅。有人在叩拜神灵,似乎有所求。

香案两旁,悬挂一钟一鼓,体型硕大,皆为古物。铁钟铸有文字,模糊不清,难以辨认。

转身再看戏台,是一阁楼建筑。戏台上原有一些戏文图案木刻,已被破坏,如今难以复原,戏台穹顶绘有彩画,惜湮漫不清。戏台有石刻联语:“懋功绩于当年千人之俊;流声灵兮迩日百里而遥。”

副使庙里管事者给我们介绍副使庙的历史。副使庙于清朝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开建,三年后,咸丰元年(1851)竣工。此庙为民众自发建成。有石碑记载,当时花费的石匠、砖匠、木匠的工资,耗费的米、油、盐、肉、酒菜、香纸、硝磺等物品。石刻的账单,一百多年后,依然一清二楚。

可以想见,副使庙竣工之日,众人燃放鞭炮,焚香烧纸,求菩萨保佑,然后安坐在庙内上堂,喝酒吃肉,满面红光,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上堂高悬“求之应”三字匾额,此三字为行书,有馆阁之风,颇见功力。此匾额为同治四年乙丑岁秋月熊庆云所奉。

上堂有几对石柱,皆刻有楹联:

“沈恩广布村村沐春风;丰功远闻处处民歌德耀。”

“绪承先志顿改旧制规程;佑启后人重修新成气象。”

“迄今阔泽直同海水海洋;当日功勋宛若卿云乱纒。”

“剂丹炼火为妙术奚必卢医及扁鹊;逐疫驱邪沾利泽胜似吴起与孙臧。”

从这些对联上可见,杨副使主要的功德是为人治病。

石柱楹联上那些字,大约是识得几个字的村夫所写,字形拙朴,点画随意。这与“求之应”三字明显格调不同。可见,杨副使的信众,雅俗共存,各个阶层的都有。

庙里的主神杨副使身上的红袍是经常换的。信众来还愿,有的给副使穿一件红袍。于是,副使身上会同时披几件红袍。也有人取红袍去的。为了保佑孩子健康成长,有人拿此红袍去给孩子做衣服,图个吉吉利利,清清泰泰。

杨副使是何人?有人考证是东汉的杨彪。即东汉名士杨修的父亲。副使杨彪,因生时众乡邻惊呼“飞虎至”而得名。他身出名门,官至太尉,为官清正,扬善惩恶。死后,为旌其功,彰其德,乃立其像,建其庙,享万世香火,成为地方神明。副使是官名,村里人觉得拗口,就亲切地喊他副爷。八月十五日是副爷生日。八月十四日,副爷殿内就要唱大戏,娱神亦娱己,做道场,祈祷风调雨顺。有时来的信众太多,把附近的红薯地都踩烂了。

副爷不是本地的神祇,又是怎样来到武宁的呢?原来,道光年间,三联村胡美源跟村里人去靖安高湖打短工。不料,当地突发瘟疫。胡美源也染上时疫。由于缺医少药,便去一个副使庙求神庇佑,之后,众人不药而愈。胡美源便有心了,打定主意要请这位菩萨回去供奉。当地人当然不愿意。

胡美源等人天天缠着,说,我们的工钱都不要了,就要请这菩萨去。被胡美源的真诚所感动,副爷终于答应来武宁。

请来后,胡美源把副爷供在自己家里。从此以后,村里人有病有灾的,都来求副爷。后来,有人提出,菩萨不能供在某一个人家,要给菩萨建造一个庙,接受更多人的香火才好。然后,选址在胡家祠堂。胡家祖宗让到偏一点的位置,留空位给菩萨造新庙。估摸那时,村里还算富裕,能建起这样颇有规模的庙宇。庙里成立理事会,轮流管理,责任到人,账目清楚,公平公开,一直延续至今。

据说,副爷非常灵验。村里有人得病的,可求去疾,有人想生孩子的,可求后嗣,有物失窃的,可问踪迹。亦有学子,来问功名。副爷每每“求之应。”

副爷是木雕的菩萨,是如何回复信众的呢?据说,副爷显灵时,会附体在弟子身上。弟子代替副爷发话,回复各种问题。

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,副爷是神明,是很灵验的。老百姓很信仰他。从清朝道光年间,一直到当代,还是有人信仰他。老百姓的信仰朴素又实在,谁能真正为老百姓带来好处,老百姓就信谁。信仰,会聚成强大的气场,经久不散。

副爷是有脾气的。传说,副爷刚来河垌村不久,因为外形过于细小,被人看不起。邻村有人见了,说了一句话:“这菩萨跟锄头针一样大,能有多大的神通?”

种田人都知道锄头针是什么,有多长。那是为了固定锄头的木楔,一般只有寸把长。他轻飘飘地说这一句不打紧,几天后,他村里所有的猪都不吃糟了,在猪圈里转来转去,躁动不安。村人慌了,赶紧到庙里来烧香,问副爷。才知道是那人得罪了副爷。于是大家都来忏悔,赔不是。然后,猪圈里就一切正常了。原来,菩萨个子小了也会被人人小瞧。于是,庙里管事的人,就请人另外雕刻了一尊木像,高两三尺,里面挖空,把原来的小神像放进去。

副使庙后面,有石泉。泉水于巨石之缝间隐隐沁出来,有人以丝茅叶引水,以碗接而饮之,味若甘醴。据副爷殿理事会的人说,以后要修一座石泉亭。亭子的对联都拟好了。“石脉长流清净水,泉神默佑善良人”

善意总是在人间流淌,从古至今皆然。北岭副使庙,在民国年间,曾作为保办学堂,接纳本地的学生读书。这所学校,一直延续了几十年。1953年,本村的熊未喜就曾在这里寄宿读书。如今,年过八旬的熊先生,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。那时,恩师叶存炎带着他同吃同住,同饮石泉水,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精心。晚上,其他学生们都散学回家了,只剩下叶老师带着自己的孩子还有寄宿的熊未喜,住在戏台上。有一个夜晚,外面传来老虎的啸声。叶老师把几个小孩都紧紧搂在怀里。多年过去,熊未喜依然记得叶老师宽厚温暖的胸膛。那里跳动着一颗爱心,洋溢着一股善意。这一股善意,如同石泉水一样,滋润着岁月,叫人回味无穷。

后来,副使庙重修竣工庆典之日,熊未喜吟诗一首道:

“庙亦龛堂德惠深,
寒窗两载胜万金。
虔诚敬奉神前拜,
聊表酬恩寸草心。”

副使庙历经百年风雨,很多地方已经残破不堪,甚至成了危房。2021年,村人动手重修副使庙,振铎一响,四方呼应,顷刻就募集了几十万元资金。修筑大路,为副使庙翻新。2022年秋日竣工庆典之日,副使庙屋里屋外挤满了人。鞭炮声声,人们喜气洋洋,比过年过节还要兴奋。

三联村人是有福气的,因为村里有座庙,头顶有神灵。他们遵从良心的指点,去恶扬善,在世上做一个善良的人。

夏日,副使庙前的野地里,开了一丛丛的金鸡菊,一簇簇的一年蓬。黄的金灿灿,白的粉扑扑,蓬蓬勃勃。有长裙的女子在花间拍照留影,含笑弄姿。我站在旁边,闻到了香气,或许是鸟儿衔来了远处的荷花的清香。接近神明的时候,一切多么美好!